

改建监丞公祠记

余尝游永和，瞰江为慧灯寺。其旁累甃为门横石题曰“监丞祠”。而土塞其下，内覆级侈漫然不辨位序。问之，溃于乙未之水者也。

始余观郡志及诸记载，既感公之忠义，因为访里宅与其远属至米巷，署门如石题而棲位于寝旁列祔位，拜谒而退盖即鉴之所居。其成之岁在嘉靖己亥。而鉴则公之一十四从孙也。当公奉使死于金，受祸最惨。比推恩，以无子官其婿，而寓祠于临，于是故乡遂无祀，当时之人莫不悲之以祸福何其舛也。百十六年，四世从孙文龙请于郡侯江公，万里为之祠，族人守道记之。又九十年，七世从孙观生复起废而严其制。又二百余年而溃于水。既所遗石题者，其地固未易也。嗟夫！时人之言祸福者，取必于外而不取必于其心，此固不足以知公。即使如时人之言，其足悲者暂焉耳。数世之后，祀耶？否耶？执豆筩趣阶所而望肸蟹者，非云来耶？夫忠义者称吾心而出之非有徇乎其外也。得吾心即得人之心得一时之心即得百世之心。昔之圣贤其心存乎人者，历千古而一日，

是谓不朽，岂必待其尊崇归仰以为重哉！盖百世之心即吾之心，不随身以存亡，亦非加损于外可以为悲喜者也。夫百世不忘固不在必祀与否，而尊崇归仰自其心之所不能忘。又况数世之后与其族人思为祠以祀之，宜非徇乎其外矣。世之有愧于忠义者，牵系目前之爱且畏蹈祸耳。脱然于目前爱、畏可以百世不亡，而其祀亦且不废，将孰为祸、孰为福？是岂时人耳目所可及哉！公之争地于深也，以为祖宗创业百六十余年，一旦不能守而弃之人不可为训，故宁亡躯而不惜。今故祠之地历三百年未之有易，彼无关于疆场之来去，自全其家计若得矣。然卒不免于飘尘冷风，其贻世谬自时人视之，其亦有省否乎？鉴之祠公也，以文龙、守道、观生祔，曰不愧于公且能祠也。而复缀以始迁与其四世如意亦曰使吾亲食其旁不愈于特饗乎！呜呼！观于鉴，可以知百世之心，故祠之复，吾知有人矣。

嘉靖四十年岁次辛酉正月八日

进士及第左春坊赞善兼翰林院修撰、

经筵讲官、吉水后学念奄罗洪先撰